

旅行指南 01

坦桑尼亚

那片蓝得要碎掉的天

可描 著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插画卷 01

坦桑尼亚

那片蓝得要碎掉的天

可描 著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· 北京 ·

坦桑尼亚，东非草原上的珍珠。可描带着画笔和本子，一路游走坦桑尼亚，画下在那里看到的人、事、景、物。她在踏上坦桑尼亚那片土地的时候，惊呼东非草原上的生命旺盛到了一个极致。原来自然应该是这个样子：绿色就有上千种，从脚前铺到天边，然后就是蓝得要碎掉的天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坦桑尼亚，那片蓝得要碎掉的天 / 可描著. — 北京：化学工业出版社，2015.1（2015.7重印）
ISBN 978-7-122-22691-4

I. ①坦… II. ①可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02232号

责任编辑：张 曼 龚风光

装帧设计：后声 HOPESOUND · 王国鹏

责任校对：战河红

出版发行：化学工业出版社（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13号 邮政编码 100011）

印 装：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889mmX1194mm 1/32 印张 8³/₄ 字数 250千字 2015年7月北京第1版第2次印刷

购书咨询：010-64518888（传真：010-64519686） 售后服务：010-64518899

网 址：<http://www.cip.com.cn>

凡购买本书，如有缺损质量问题，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。

定 价：49.80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“我必以你为印,因我拣选了你。”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开篇
Preface

旅游和旅行是两件事，一直都这样以为。
旅行有千万种，所以我万不敢说谁的就好。
它，只是简单的，非常简单的，打开门，分享给你我三个月的生活。
也许在你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，
有这样一本小书，让你轻轻地满意地吁一口气，
就够了。

也许你想要离开哪里，不论什么原因。
我知道这不容易。

愿它能加给你一点点勇气，陪伴你，
在一个新鲜的地方，做一个幸福的人。
也许你已经游遍千山万水。

那么我的知己，盼望有这么一天，
在哪个屋顶，就着啤酒和满天的星星，
咱俩，一个轻声地说，一个安静地听……

讲也讲不完的故事啊，就这么一直到老……



第一章 Chapter 1

Dar es Salaam 城，
你这个家伙～！！



1 是谁要出发？

我其实不知道，该如何开始讲给你这样一个故事。它是一段时间，一次经历，是我的一部分。

沉默中，也许你会先开口，问当初我是怎么发了疯，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来？

那时候我住在北京东三环。

天，是高楼外剩下的边儿。

地，是水泥缝中的几搓土。

这天地之间，是忙不完的事，坐不完的地铁，和永不安分的我们。

有一天，站在二十层的阳台上，那里，眼睛可以看到很远，远到天边那一抹已经被夕阳映红的山。缓缓地地平线，勾勒出另一种方式的开始。我的心，呼地飞走了。毫不留恋，消失在西边那一片未知里。

心没有了，剩下一个空洞，晚风一吹，发出一声叹息。……（此处省略两万字的纠结）我辞职了。

其实我发现旅行过的人，对自由都有一种慢性中毒般的纠缠不清。好像骨子里，那游牧民的血液会时不时地燃烧起来。小火慢熬也好，怒发冲冠也罢，它一旦沸腾，就是我这样的结果：头顶个天涯旅人的牌子，收拾好旧书包，再凑上半袋画笔俩白本子，飘飘异乡去也，自在逍遥一阵子。

爱旅行的人，是软弱的。

他无法妥协，也不懂改变。

只好乖乖做自己，

去心逼着他去的地方。

走的那天是个晚上，大家欢送。朋友载我到机场。切切叮咛，依依惜别，仿佛这是要去天涯海角一般。而自己，竟是恍惚，强烈的不真实感，轻得只剩下思绪……

又一次，我开始飞翔。



2 行囊

想想自己，真不是个有能力的人。

唱歌，五个音会跑掉六个；跑步，老师惊呼比走还慢；算数，上风上水可以蒙得三十分。人名路名电话号码，一个也记不住；走路会摔跤，拐弯就迷路，腿上还常常挂着不知从何处撞来的淤青……这么多年，唯一擅长的，就是生病和画画。

所以，当初我要一个人去马达加斯加，心爱的人两个星期没能踏实睡觉，临走前掏出三斤多重买好的药：

- ▲ 创可贴，36贴两大包，防水的、消炎的、大片的搭配好。
- ▲ 绷带可以有，两卷，以防万一。
- ▲ 酒精、碘酒、棉签各一份，外加云南白药和半瓶从泰国带回来的老虎油。
- ▲ 胃药两种，分一直疼和断断续续疼时吃的。
- ▲ 泻药和止泻药各一包。功能用正楷认真写在盒子上按

需服用，不可弄错了。

▲ 消炎药，四大包，够吃一个半月，另外标注，要是尿尿的时候感觉灼热，马上加倍，温水送服。

▲ 止疼片，放在120片的维C和那瓶综合维生素之间。

▲ 退烧药，吃了要多喝水。

▲ 眼药，一次一支。

▲ 驱蚊水，蓝盖子的是喷衣服和蚊帐的，蚊帐在这里，绿盖子的是喷皮肤上，喷完不要去舔。

“另外，明天跟你去打防疫针……”

我心里自然很是感动。乖乖听话，忍痛割舍两本厚书和那条三毛也会爱上的白纱长裙，才将这个迷你急救站塞进旅行箱。

其实生病不怕的，死不了就好。

谁想三个月以后，竟然破天荒的，除了晒黑到被以为是东南亚人之外，药品基本没用过，于是我在最后一站都捐给某村里的老爷们了。

所以说，心情好，最健康。

这次去坦桑尼亚，要自己准备，也学着列单子，每个条目前画好小方格，打钩儿用的。

☑ 画笔，一大袋子，所有能想到的品种都弄来，那边一定没有的，不能委屈了诗情画意。

☑ 白本各种买来。水彩颜料来盒新的，使劲多的颜色。小纸片也多带点儿，随手漫画一下，多有情调。

☑ 喜欢的名著都带上，在海边老树下看书的时候，气场要像在古典油画里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必须有，碰上个热爱交流的非洲兄弟，我也好传播一下中华文化。《圣经》，不用说了，放最外面。一本平时看不懂的法语原文书，嗯……也放包里。兴许到那边换换环境就能看懂了呢！因此，法语字典也要带上。

☑ 六线谱打印带好，从没弹过的吉他弹弹灰尘重新披挂上阵。争取这期间发奋刻苦，回来献曲一首，《采衣娱亲》。（我的爹曾笑我自学吉他一事，原话是：“你这是腰里别

个死兔子——假充打猎的。”从此，我的吉他被爹正式更名为“猎枪”。）

☑ 彩色贴纸、气球，多多益善，到那边送小孩子玩的。

☑ 防晒霜、防晒服备好。两年才捂白一点儿过来，不能又变回去东南亚一带的肤色。

☑ 还有三十五个黑白胶卷和老相机，外加一个小数码相机。一个迷你小智能手机，这个不带老妈不让走。其他电器一概不要。

☑ 然后是衣服和药。这些最基本的就行了。

☑ 最后，是那张崭新的坦桑尼亚地图。

我庄严地打开它，上面密密麻麻标示着路和城，还有一颗颗我心向往的海岛。思绪中，这些神秘的形状渐渐化开，变成斑斓一片。我揉一揉眼睛，竟看见一张古老的藏宝图！上面画着幻兽，标着秘境，指向伟大的探险！

新大陆就在眼前。勇士们，出发！





事后才知道我被骗去了
250%的车费.....

3 又一个傻老外

非洲人相信，一天之中如果旅行得太快太远，灵魂就会被落在后边，所以要停下来等一等，让灵魂赶上来。

坐飞机真有这个感觉的。转眼十万八千里，转眼已站在另一片大陆上，在陌生的天空下，心却不知是沉是浮，失了魂一般，竟记不起是从哪里来，要往哪里去，只有痴痴地傻笑。

经过一天的飞行，转机，再飞行，我终于到了隔咱们一个印度洋的坦桑尼亚。

四月中，雨季正盛，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午后像是一罐被焐热的水果罐头，闷热中蒸腾着香甜的水汽，油绿的大叶植物都新鲜得那么不真实。

啊！非洲，正经八百的非洲！

出入境处认真填写表格。

“我要住在朋友那里……嗯，是的，我还不知道他的住址。所以我可以只填他的电话吗？”我犹豫不决地问道。面前一个脑门黑亮的大肚子警察认真听完我的问题。

“可以，小姐。”他客气得仿佛我们在瑞士。

非洲这点真好，在差不多的事上，差不多就行啦！

取到行李，我乐呵呵地来到出站口……傻眼：只见外头玻璃上整齐地贴着一排黑黑的大脸，用手拢着，张大了嘴使劲往大厅里巴望——是当地出租司机。

那一瞬间我意识到，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：理想中的机场大巴幻灭，而出租车将是唯一选择。（当然，你也可以像本地人那样走一天的路。）车上绝不会有什么叫计价器的东西。议价是必需的。

我们，学名“游客”，自称“天涯旅人”，俗称“臭老外”的一群，连这里一根香蕉多少钱都不知道，却带着鼓鼓的钱包和那一抹兴奋的傻笑……这些，在久经沙场的

机场出租司机眼中是多么可口的一顿大餐啊！

人为刀俎，我为老外，要被宰了！



赶紧转身回去问咨询台小姐。人家乐得像朵花，马上出了柜台张罗。

“一般到市中心要多少钱？”我问。她欢乐地看看我，问出这么一句：“你有多少钱？”我的防护罩瞬间启动，这怎么能说，赶紧长出一个心眼，说：“反正够的。”（我白痴啊！应该说我没钱，我很穷的，你们不要宰我……）

小姐乐呵呵，说：“放心吧，我帮你找个可靠的司机，去就去回。”

看着她曼妙的背影，我心里一阵温暖，还是好人多啊！（我白痴啊……人家找自己老公去了，黑店啊，黑店！）

过程省略。

我在车上和那个“可靠的司机”谈笑风生。说好的 40

美元，越聊越觉得值！

一会儿工夫，真的是一小会儿工夫，就到了市中心。可说这机场就长在二环外吗？！

真是要骂人了……

司机把我扔在一座巨大的洲际酒店面前，竟然从车窗里探出脸来，笑嘻嘻地问我要小费。

15 分钟不到的车程，40 美元已经是宰了救活又宰掉的价格。

我气不打一处来，也不客气地说：“应该是我跟你要小费啊！先生！”他又笑嘻嘻地缩回脑袋，一溜烟地开走了。

我欲哭无泪。



总结：天不怕，地不怕，就怕和非洲人议价。

4

午夜凶描

奥地利朋友路易是要接待我的人。

约好下午三点，直到晚上九点才终于见面。他在电话里一个劲儿地道歉，说临时加班请我耐心等待。

于是乎，我跑去这五星宾馆里的酒吧，点上瓶坦桑尼亚啤酒尝尝鲜。拿出本子，一边信手瞎画，一边跟好奇的酒保聊天。此时已经距离上次睡眠超过 27 个小时。

不知不觉两杯啤酒下肚，晕乎乎去厕所的工夫，往镜子里一瞅……妈呀——女鬼呀！

只见眼睛通红布满血丝；

两个黑眼圈就着几道深深的干纹；

一脸灰尘加个油光光的鼻头；

头发一边耷趴一边胡翘；

衣服也在飞机上压出里外的死褶；

最后再来个过度疲乏后的异常亢奋。



善哉善哉，何方妖孽！

我赶紧掏出化妆包，粉底一层两层地糊上去。

《画皮》看过吗……一样的。

路易来了。

我已经在大堂的沙发上睡了好几个囫囵觉了。

我现在不仅困又累还加上宿醉了。

我的女鬼妆也花了。

偏偏这小哥西服笔挺，衬衫整洁，一条灰色领带配上完美笑容，帅气清爽的劲儿是要逼死我吗！

……算了。



本宫今日无力再战，待我明日恢复元气，再来过招吧！